

BEI XIN WU YU

悲欣物語

苏宏涛著



247.7
548

海风出版社

中篇小说选集

悲欣物语

苏宏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欣物语/苏宏涛著. —福州:海风出版社, 2000. 3

ISBN 7-80597-263-X

I. 悲… II. 苏…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4812 号

悲欣物语

苏宏涛 著

*

海风出版社

(中国·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福州泰岳印刷广告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8.25 印张 190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一版 2000 年 3 第一次印刷

印数: 2000 册

ISBN 7-80597-263-X/I·35

定价: 18.00 元

你孰是無

過

蘇宏清先生
集用舊字

己卯冬日

朱以櫛應源書



你行將就
木。你既
為故。你
從中來。

目 录

昨日不再	1
一半是梦	34
芥菜糊	64
悲欣物语	98
紫色的番薯	129
在 call 机不寂寞的日子里	220
篇后絮语	256

昨日不再

一九七七年，夏天。

你刚进厂，临时宿舍一间住十一位。那境况比较容易想象。你爱清静，又不大合群，不时独自出来走走。那天是个星期日，你踽踽在外，虽不似游手好闲之辈，可脑子里一样空空如也。你感到背后有人。“小明，你说四人帮是谁呀？”一个女性的声音，那语气与众不同，好像“四人帮”是她家的什么亲戚。“是……是妈妈！”这是小孩的声音，娇滴滴的，十分悦耳。你放慢脚步想让她们过去。你散步的时候不喜欢背后有人。在她们擦肩而过的瞬间你看了她们一眼。那女人戴眼镜，三十岁左右，眉清目秀的。你一眼就认定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倒不是看她戴眼镜，而是发现她那白皙的脸上有一种压抑的神情，好像这四周只是一片沙漠，除了她的宝贝女儿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光顾。第二次见到她的地点在“夹皮沟”，“夹皮沟”是厂里最老的生活区。这里地势低洼，砖木结构的平房虽不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可也相当老气横秋。屋前屋后鸡窝比比皆是，平常的日子，老母鸡什么的在空地上走来走去。至于这个

地名是看了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以后才有的，大家越叫越顺，从来不感到别扭。她坐在门口，她女儿坐在她跟前，她一面喂饭一面像在讲故事。你远远就认出来了，虽然她没戴眼镜，穿着跟那天也不一样。她显然刚洗过头，头发披散着，还湿湿的。短袖的上衣很合身。下面是黑色的裙子，凳子比较低，裙子溜在怀里，那修长而白净的腿让人一目了然。她倒蛮自在，眼皮都不抬一下，好像根本就没有人打这里经过。

此地是百分之百的山沟沟，而且就这么一家工厂，想见到自己留意的人很容易。没过多久你就知道她在动力车间上班，跟你一样，上常白班。你注意她当然不等于她也在注意你，不过偶尔她也看你一眼。这随意的流盼较之在大街上看一下迎面走来的陌生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可你的心为之怦然而动。你已经老大不小了。进厂之前你在山区农村呆了七年半，头三年干农活，后四年当民办教师，教过小学的语文、算术，初中的历史和英语。用“走江湖”来概括这四年的生活恐怕再合适不过了。与你同期进厂的有一百多位，十有八九是老知青。劳工科安排你们的时候，从实际出发，年纪大一些的一律摊上半年或一年转正的工种，以便及早料理终身大事。你分在基建科，这跟你当过四年“教员”不无关系。你的宿舍安插在科室单身汉的那一幢，203。203本来只住一位，叫陈有毅。陈君白白胖胖的，青春三十七，未婚。左邻右舍都叫他“小陈”。小陈在总调度室当调度员，三班倒。他上白班或者公休的夜晚你俩哪也不去，躺着侃大山。

小陈坐了起来，点上一支香烟，那厚厚的嘴唇飘忽着一丝若隐若现的笑意。你估计他一定是想到一个比较惬意的话题。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人，身高大约一米六五，戴眼镜，头发很黑，发型是属于‘清汤挂面’的那一种，在动力车间……”

你马上想起来了，一定是她。

“你来这么久了一点印象都没有？很标致的一个人。”小陈看了你一眼，用怀疑的目光。

“没有。”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说实话。你何止是一点印象，每每上下班，每每从动力车间经过，不论哪一道门，你的目光都在寻找，你巴望着能见到她，哪怕只是一个背影。小陈说她叫黄玉，上海人，爱文学，会背很长很长的诗。对司汤达、托尔斯泰、普希金等等十分崇拜，家里暗藏二百多部世界文学名著。一般的朋友她是不借的，他开口从未遭到拒绝。不过他有什么好书总是主动送过去，有时他自己还没看就让她先享受了。

“你应该大胆一点，主动非常重要。”你说。

“去你的！”小陈说她丈夫是搞电子计算机的，在厂里是独当一面的人物。又说黄玉刚来的时候如花似玉，是全厂公认的第一。小陈站起来，喝了一口茶，显得意犹未尽。

“她是学什么专业的？”你问。

“化工，三届生。”小陈停顿了一下，“什么时候我带你去见识见识。”

小陈说话果然算数，那天他公休。你回宿舍的时候他已经换好出门做客的衣服。上衣口袋里插着一盒带过滤嘴的“大前门”香烟。平时他抽的大多是一盒四毛钱以下的。看他这么郑重其事，你换了一件衬衫，不知怎么的你感到自己不那么从容。到了夹皮沟，黄玉不在，带她女儿出去散步。好在小陈跟张中辉是老友。张中辉三十四五岁光景，瘦瘦小小的，面目不算丑陋，但也谈不上端正。黄玉怎么会选这么一位做她的丈夫？你想象的他要比他高出一个头。将近十点的时候，黄玉才抱着昏昏欲睡的女儿回家。张中辉作了一个极短的介绍，黄玉只请你坐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她很快就进了里屋，而且用脚把门关上。该告辞了，你瞥了小陈一眼。小陈能领会，马上起身道别。一走出夹皮沟小陈就问你有何

感想。你知道他是要你说说对黄玉的印象。

“是你选的日子!”

“她就那个样,没有别的意思。”

“以后我自己来!”你脱口而出,也许是你的语气过于自信,小陈看了你一下,似乎不相信这句话是你说的。

“我敢担保他们不会感到惊讶。”

“你跟他们说过我?”

“我说你像个才子。”小陈笑起来。你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好笑的,心里不大愉快。小陈是个老好人,当然不会到张中辉那里去传言传语。问题是你把话说出去了,总不能只是说说而已。得找一个机会,去得自然,不至于唐突。事情也凑巧,厂里决定成立一个新科室——电子计算机小组。办公室就设在基建科隔壁,张中辉是头,听说要什么人都由他决定。他们那边还没装电话,找他们的电话都打到基建科来。你的位置离电话机最近,责无旁贷。张中辉电话最多,他的确很忙,连他们委托维修队做几个柜子也要他出个草图。他求你帮忙。你找了一本最新家具图集,从中“抄”了两种送过去。张中辉很满意。说这两种柜子厂里还没人有。最后顺口约你有空去他家玩。你想这一去挺合适。只是黄玉这个人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她不论在哪里遇到你态度都跟从前一样,没打过一次招呼,似乎完全忘了张中辉在自己家里向她介绍过你。

当天晚上你自己去了。张中辉只穿一条短裤,两肋骨头嶙峋,肚皮瘪瘪的,还有点鸡胸。屋子里又闷又热,饭桌上摆着一台拆开的半导体收音机。黄玉还是那个时辰回来,她只微微的跟你点了一下头,脸上连一丝丝的笑影都没有。她先把小孩安置好了,然后从你身旁提一把折叠椅到门外去坐着。你感到这个家庭的气氛不大正常。黄玉的冷漠似乎不是对你,而是对张中辉,看都不看他一眼。中辉也真是的,看她一言不发马上禁若寒蝉,脸上还有一种很

窝囊的表情。

从张中辉那里回来你一直睡不着。闹钟一响，小陈马上醒来。他要上零点班。“怎么样？”他坐在床上边问边穿衣服。

“有那么一点不可思议。”

“中辉对她可谓百依百顺。算了。”小陈是个正人君子，不该议论的他总是适可而止。

二

时来运转。

你弟弟考上大学，全凭他自己的能力。你一家欢天喜地。入学之前弟弟来信问你在乡下起草的小说是否打算继续写下去，还建议你在附近农家租房子。这一点你倒是没想过。厂区附近有两三个小山村，应该试试。

这小山村与你们厂隔江相望。远远看去只有几座干瘪的木屋。村头的第一家是一幢小楼，屋前有一小片平地。你大呼一声，马上出来见你的是一条又肥又脏的小狗。小家伙先应付式地叫了几声，随即在你的鞋子和裤管下摆乱嗅一通。大概是发现气味不对，又仰起头来叫了几声。屋子里有人出来了。一位相当瘦削的老妇人，一袭黑色的粗布衣裳，头发稀疏而灰白。

“我想在这里租房子住，租一间。”

“租房子？”她把你审视一番。“你是哪里的？”

“纸厂的人。”你指了一下对岸的大烟囱。

“你是不是老婆来了？”

“我没有老婆，我一个人自己住。”

“我们的房子不好，你这样的一个同志怎么会想住在我们这里。”老妇人张口笑了。她的牙可真是廖如晨星。“我看你住楼上好一些。”的确，底层的房间太暗，天晓得他们为什么不把窗洞打大

一点。地上什么也没铺，完全是一片黑乎乎的土地。相形之下，楼上与小客厅并列的那一间比较合适。尤其是那扇Ⅲ字形的木窗，一推开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沙溪河。“以前福州知青在这间住了五年，白白给他们住的，你要住一个月两块钱。”老妇人举起两根手指头。

晚上，你把迁居的决定告诉小陈，你没说为什么，他也不问，只劝你三思而后行。厂里职工带家属连民工队一万多人都住在一个圈子里，你一个进厂才几个月的“学徒工”居然跑到外面去住，未免太出格了，“越千人之规！”

三

又是一个星期天，你早早上食堂吃饭。然后再买四个馒头和两份咸菜，也就是你的午饭和晚餐。省得来回走。你一个月只有十八元的收入，不叫工资，叫生活费。你无法再买一盘猪头肉或者别的什么。在路上与张中辉相遇。张君一开口就问你被“发配”到维修队的事。事情是这样，科长和书记找你谈话，要你立即搬回厂区居住，你婉言谢绝，而且拒不说出为什么迁居农舍。书记特别恼火。由于你完全没有“改过”的意思和行动，书记通知你去维修队报到，维修队在厂里知名度倒数第一，专门从事粗工杂活，比如捅下水道，搭脚手架，刷油漆。中辉说你们科长有留你的意思，你摆摆手，请他打住。中辉邀你上他家。又问你为什么都不来啦。因为是顺路，不好推辞。看到你黄玉就找眼镜戴上，态度有别以前，但也不是假惺惺。看她今非昔比，中辉找了一只面粉袋就出去了，大概是去买粮食。“你现在大名鼎鼎。”黄玉的声音似带磁性，不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魅力。你领略不了其中真正的含义。反正你在厂里是出了名，甚至有人说你头脑不正常。

“坐呀，你这么讲究礼节。”黄玉转进里屋。

“你抽不抽烟？”她取出一盒精装的“凤凰”牌香烟。

“我不会。”

她自己点上一支。那姿态很优雅。“你在什么班干活？”

“他们还没有安排我干什么。”

她放下香烟。“喝点什么？”

“不客气。”你想告辞了。

“有啤酒。”她站起来找啤酒，然后是杯子。就是找不到开啤酒的起子，只好拿一把尖嘴钳。她那找起子的情景如同在别人家里。你的目光一直跟着她，所以没发现小陈站在门口。他的脚步也太轻了。你一点也没听见。老实说，你并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而感到高兴。黄玉把香烟递给他。他自己取一支，马上点着，吸了好一口，好像这种香烟特别有滋有味。那瓶啤酒刚好倒满三杯。黄玉捧一杯给你。小陈说他自己来。你问小陈要不要为什么干杯。“为现在！”小陈提议。你一饮而尽。走出夹皮沟你觉得脑门上有点发热，怪了！你是很能喝的，怎么今天这么不中用？不中用就不中用，反正今天感觉良好。

四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你上班不迟到不早退，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偶尔也去小陈那里聊聊。小陈愈来愈胖。为了减肥，他跟人家上山打猎。那天他们捉到一条蟒蛇，请你去吃。回头你想去中辉那里小坐一会。中辉不在，只有黄玉一个人在厨房洗衣服。

“你一个人跑到那边去干什么？”她没跟你说半句客套话。

“巩固工农联盟。”

“你算了吧你！”她看了你一眼，那目光实在撩人。

“房东家里有什么人？”

“就一对老夫妻。你女儿呢？”

“去上海，我婆婆带去。听说你在乡下教过英语。”她停住打肥皂的手，那语气似乎是认真的。

“混饭吃。”

“来几句我听听看。”

“有一位漂亮的女人在阴暗的厨房里洗衣服。”你用英语说。

“你再说一句。”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把节奏放慢一点。

“我恐怕是天天向下。”她开始用双手搓衣服，头发一悠一悠，腰肢和臀部的线条都出来了。你感到喉咙里一阵烧痒。

第二天傍晚。

天已经黑了，你慢慢往回走。到了“家”门口，你发现楼上的小走廊里坐着一个人。

“想不到是你！”

“所以毫不客气。”她扶了扶眼镜。

屋子里热烘烘的。被太阳晒了一天的瓦片正把余热散发出来。你点了一支蜡烛。平时点煤油灯，点煤油比较省钱。你找了一只杯子。看你要撬麦乳精的听盖黄玉说她不喝甜的。你不喝茶，没备茶叶，只有白开水一杯。

烛光里的客人显得格外妩媚。你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胆地望着她。

“你在写什么？”

“小说。不过请你保密。”

“小陈早猜出来了。……打算写长篇？”

“有这个打算。”

“里面有你自己吗？”

“多多少少吧。”

“我们到外面去好不好？这里面太热了。”黄玉提出，这时你才

发现她背上湿了一片。小走廊显然比屋里凉快一些。蚊子似乎更多。

“我想知道你对我的印象。我说的是第一印象。”你仗着夜色提出。第一印象很重要。

“有你这么问的吗？”

“当然有。”

“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就是不矮，你有一米八吧？”

“差不多。就这么一点优点？”

“长得很体面。够了吧？”她显得有点腼腆。

黄玉要走了，请你送一程。她说经过村外的那片小树林她害怕。一走出小树林她就不要你送了，大概是怕熟人看见不好吧。

五

“写不下去的时候就不要硬写。”这句话是鲁迅先生说的。你当然信奉。你把稿纸钢笔收起来，然后找一部小说，小声地朗读起来。听说朗读名著对你这一类型的文学青年很有好处。黄玉不声不响的出现在你房间门口，她一袭浅灰色的夏装，拎着一只大网兜，里面的东西用你们厂出产的纸包着，看样子挺沉的。

“这一大包是什么？”

“你打开看看。”

全是书，有一部分是你没读过的。黄玉以为，搞文学创作必须大量阅读，尤其是古往今来的名著。读过了可以再读。她说你现有的书太少了。“读过毛姆的作品没有？”

“读过他的中短篇。”你知道毛姆在英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在黄玉带来的书中有《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你曾听说过，现在居然是由这么一位丽人专程送来，你很得意，双手捧着她的脸。

“别这样。”黄玉摇了摇头。

你无动于衷。

“你怎么啦你！”她的声调变得十分严厉。

你放手了，惶惶之中你老着脸过去打开半导体收音机。中央台正在播放海顿的小号协奏曲。黄玉突然站起来，你不敢留她，跟在后面。人家不要你送。你感到沮丧，太沮丧了，隔着Ⅲ字形的窗户眼巴巴的看她远去。

想不到只隔一天她又出现在你楼上的小走廊里，时辰跟第一次差不多。“我这么来会不会影响你写作？”她小心翼翼的。

“我只担心你不来。”

你俩各自搬一把椅子到走廊里。黄玉没戴眼镜，穿一条无袖的连衣裙，黑底白碎花的。“我想抽烟。”她用很小的声音说。“最好在里面。”在走廊里抽可能会被房东发现。本地的女人都不吸烟，而且普遍认为吸烟的女人不正经。“你这么抽张中辉不反对？”

“他没说什么。”

“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她说了一个大概，事情并不复杂。总之，不完全是以金钱和地位为基础，也不完全出于情感，是综合型的。符合现代多数婚姻的模式。中辉的父亲解放前是个小资本家，解放初公私合营。现在有退休金，还有一幢小洋房和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中辉表现不错，买米炒菜擦地板。

“可是我看你对他冷冷淡淡的。”

黄玉看了你一眼，没说什么。似乎是表示你说对了，但请不要说下去。过了一会，她站起来，向你伸出右手。她的手很柔软，冰冰的。你有点受宠若惊，毕竟是第一次。送走黄玉之后你的心思无法转入你的小说稿。《月亮和六便士》看了几页也放下了。一个女人不可能三天两头去看一位自己讨厌的男人。既然如此，何不

顺势而为，如果连表白一下都不敢还能算是男子汉吗？女人不喜欢胆小的男人。记得有一位名人说过：男人的哲学就是进攻！

你决心已定，连进攻的“台词”都想好了，可是人家不来了。每天每天，在她可能出现的时刻你都站在楼上的小走廊里凭栏远眺。那天，你吃了晚饭再回到厂里去洗澡。你在大池子里泡了很久，最近你老上火，有时候你感到自己都快要冒烟了。你慢慢往回走，过铁路大桥的时候你发现黄玉同一个女人在一起。俩人靠着栏杆，大桥上有风，不时把她俩的头发吹起来。那个女人你从没见过，有点书卷味，看外表比黄玉大几岁。黄玉给你一个眼色，可惜你不懂她的意思。“晚上好。”你说。黄玉不冷不热的，也没有介绍一下你或者那个女人的意思。你没停下，既然不便说什么。你最瞧不起粘粘乎乎的。那女人看了你一眼，那目光颇有几分犀利。

黄玉终于来了，你高兴得直想唱歌。“那个女人是谁？”你拉着她的一只手。原来是黄玉的老同学，姓林，在县一中教化学，跟她丈夫不大融洽，学校放假之后东住几天西住几天，就是不去她丈夫那里。张中辉是很欢迎林老师的。林老师会帮忙做家务，从来不吃白吃。现在你明白了，黄玉之所以没来的原因在于她不想让林老师知道她跟你有点来往。她摘下眼镜端详，好像这眼镜是刚配的，有什么地方还不大合适。“我为什么要一直来？”你倒觉得她是在问：“你到底把我当作你的什么人？”

“你就不知道我很想见你！”

“不知道就不来了。”

“黄玉！”你靠过去，双手撑着那把竹交椅的扶手，你用前额去抵着她的前额。这不能算是动手动脚吧。黄玉一动不动。你发现她的呼吸不大正常。“我想你，有时候想得都睡不着。还有，我想跟你好。”你都噎住了，说不下去，而且心动过速。你把本来想好的“台词”全忘了。“不行。”黄玉也不那么从容，她用双手把